



## 深秋的景致

□孟玉璞(河南平顶山)

深秋的河岸，河水静静地流，凉凉的河风吹着，也许因为是周日，河堤上三三两两的人们给人一种闲适的感觉，走在这安静的河边，心里有一种平静的安放。

树叶还没有落尽，依然青黛的叶子透露着些许生机，可深秋的河流到底还是不一样了，有了一些迟暮的感觉。

密匝匝的野菊开着骨朵，含羞带笑，虽然嘴唇乌青着，像是受不了寒气的姑娘，可还是娇羞着等待开放，天然的烂漫里并不管环境如何惨淡……

迎面走过来一位年轻的妈妈，朴实里透着平淡，她吟吟地笑着，手里拿着把黄菊，和她貌似刚入学的儿子说着话，儿子稚声问道：“妈妈，为什么那草会有毒呀？”“为了生存嘛，有毒了能保护自己！”小男孩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哦，为了生存就要长毒吗？”“是呀，不长毒就保护不了自己，就会被别的东西吃掉……”他们说着顺着林荫小道远去了，留下了若有所思的我。

顺着羊肠小道走，牧羊的老人手里摇着羊鞭儿赶着一群羊走来。我信步走上那条熟悉的林荫小道，站在一棵树旁审视这片林子，这片林子上下两层截然分开着，上面擎天的槐树稀疏粗壮的枝干自信地占据着偌大的空间，贵族一般傲视着一切，而下面则是平平的、匍匐着的一层小桑树，他们的生存空间是拥挤低矮的。矮桑密匝匝的生长态势应该看出来它们也是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只是在生长之初被压制着，让槐树一次次地占尽了先机脱颖而出。而桑树只能靠从大树缝隙里透出的那点可怜的阳光来维系自己的生机。

又一个清晨，再次缘河而行，步入槐林。前面两个中年妇人在槐林小道间漫步，有一搭没一搭地拉话：“说起研究生到处都是，是真真假，脚踩遍地！”一个说：“唉，研究生太多了也让人担忧呀，人人都是研究生了，还得有抡大锤的、种地的。我看都别那么盲目，还得给孩子选个硬实的技能！”话里透着一种清醒。比起那些一张嘴理论一套套的经济学家，实在家常得多！忽然想起一个人说过的话：做生意要用的学问其实很简单，会加减乘除就够了，其实乘除都很少用，主要就是用加减！看起来，生活这个平实的铺子里不需要故弄玄虚！

透过槐林，阳光四散着照在人的脸上，光秃遒劲的黑枝干上还有依稀的黄叶没有落尽；步入深秋，连鸟雀也失去了往日的热闹，飞翔与停歇中有了些许沉思；野菊丛金黄簇拥的已不是热烈，而是深秋里带着金属质地的冷艳……深秋真是一个成熟睿智的老人，把一切浮华都淘尽了，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只剩了主干，一切都归于沉寂和平淡。

深秋，落叶摇尽的树，拷问着每一个心灵，拷问着我们每一个生命：是否，你枝头的浮叶还没有落尽？是否，你真的留下了能够穿透时光的坚实？

## 又见红叶醉秋风

□史运玲(河南平顶山)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寒露已临，霜降将至，一年一度的红叶，再一次红遍了汝州的远山近岗。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喜爱出游的我，眼角眉梢全是笑意盈盈，急于融入红叶的烂漫世界里一遣幽思情长。

红叶到底是哪一日红的，其实谁也不说不清楚，或许是在一场秋霜后，又或者是在一夜之间。突然间一瞥，你会发现远山近岗像化了浓妆似的，笼上了深深浅浅的红，鲜红、猩红、大红、桃红……一抹又一抹，争先恐后涌入你的眼帘。

这是汝州大峪山区的秋日胜景，红叶似流动的红云，温温柔柔铺展在千山万壑；又似天宫里哪位慌里慌张的神仙，一不小心打翻了调墨盒，让漫无边际的红，随意流淌山野沟壑；更像一簇簇红色的火焰，释放着不可阻挡的热情和蓬勃。

青春靓丽野性的红，浓淡深浅各不相同的红，辽阔壮丽气象万千的红，惊艳着映入你的眼帘时，你所有的郁闷会一扫而光，只剩下对大自然的惊叹和敬畏。

在大自然为我们铺排出的巨幅风景面前，再美的人工风景都是相形见绌的。大自然的风景，壮美得动人心魄；大自然的神秘运作，也令人惊讶感叹。

从大峪西线驱车至新马线“天路”观赏红叶时，是一条好路线，那是一条美不胜收的秋意画廊。

一路上，你都会被震撼着。忽而是一株热情奔放的红，在山半腰摇曳生姿，风情万种；忽而是一座座或圆润或尖尖的山峰，红艳艳屹立于群山之间；驶入具有“汝州最美丽天路”之称的新马线时，刀砍斧削的紫云山大峡谷即映入视野。停车远眺，一片片绵延数十里的红叶，如火如荼，层层叠叠，在崇山峻岭间蜿蜒，晕染了远山近岗，闪花了游人的眼。

顺路拐到紫云山观音堂和仙人掌，近距离与红叶耳语吧。熊熊燃烧的红，会让你领略大自然的神奇、包容和平和，更会赐予你关于人生、关于生命的感悟。

如果说秋景是一篇雄浑的乐章，红叶无疑是这乐章里最精彩的音符。一夜秋风紧，万木凋零急。红叶在把自己生命里最美丽的华彩悬挂在岁月的枝头后，才坦然随风离去，那份从容和洒脱，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不是第一次去看红叶了，每一次看红叶，给人的感触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去得早，红叶还没有烂漫，只有零零碎碎的红；有时候去得晚，红叶已错过最佳观赏季，红褪香残，令人怅然

无限，有时候却恰恰好，每一片红叶都青春靓丽、红艳妩媚，闪烁着朝气蓬勃。

在我看来，汝州的红叶，以紫云山观音堂、仙人掌和紫云山大峡谷那一带最好。那条蜿蜒曲折的红叶小路，总是众多拍照人相片中的主角。大片大片的红叶树，散布在刀砍斧削、险峻壮观的紫云山大峡谷里，辅以秋日里的赤橙黄绿，别具超尘脱俗的灵秀之美。

记得有一年，我跟随一支驴队从大峪新马线下到某个村子里穿越紫云山，在路上看到一棵矗立在坡上的红叶树，树冠庞大，树形俊美，满树上下通红欲滴，没有一根枝干不精神，没有一片叶子不灵性，所有人都围住了它，拿出相机拍照，不舍得离去。多年后的我，对那片树红叶还念念不忘。可惜自己路痴，早记不得它的方位处所了。

徜徉红叶丛里，许多遗忘在流年碎影里的记忆碎片，也会不期而然地涌上心头。

第一次看到红叶，是在大鸿寨。而今想来，只怕有十来年年头了。那时，我们那批同事因临汝镇白云山水泥厂停产而调到汝州水泥厂上班，我被分配到质控处做化验员。年轻人刚走出校门，激情满怀，尤其对我们汝州，特别新鲜好奇，就在一个秋日，和我们几个喜欢旅游而且正好不用上白班的同事，一道结伴同行去大鸿寨看红叶。

这是我第一次到大鸿寨，也是第一次看到红叶。快登上山顶时，隔着万丈悬崖，发现对面峻拔的山岭层林尽染，斑斓多姿，似乎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白羊在山半腰的红云深处。壮丽秀美的景色，令我一下子激动起来，爬山时一直落在众人后面的我，急于看清对面的景色，突然来了力气，居然三步并作两步往山上跑。生怕发生危险的张处长连忙挡住了我的去路，一连声的招呼所有人注意安全。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鸿寨依旧，红叶依旧，烂漫在蓝天白云下的红柿子也依旧，当年一道在汝州水泥厂质控处上班，一起爬山的众人，却早已分散在各处了。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人未还，一帘风月闲。”漫山的红叶里想起李煜的《长相思》一词，我忍不住触景生情想起了岁月深处的往事。相逢即是缘！曾经一道工作的亲爱的同事们，无论我们散布在哪里，祝愿我们都生活得开心幸福！也祝愿我们的人生，霜叶红于二月花，不负岁月嘉年华。



### 908. 劝止游猎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唐太宗李世民前往栎阳(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境内)打猎，中央办公厅急令栎阳县令刘仁轨筹备接待事宜。换作别的县长，正是向皇上献殷勤的大好时机，刘仁轨却上疏劝阻说，眼下秋收未毕，请皇上延缓行程。唐太宗遂罢猎，提拔刘仁轨为新安县令。

### 909. 名讳禁忌

古时忌讳甚多。北宋开国名臣刘温叟，父亲叫刘岳。为避父亲名讳，刘温叟终身不听音乐(与岳同音)，不游嵩山(中岳)、华山(西岳)等名山。每次出席皇宫举办的音乐晚宴，老刘回家都要哭上好长时候。刘温叟对朋友说：“若非君命，则不至于是(若不是皇上诏命，哪龟孙会出席音乐会)！”晚唐大诗人李贺，其父叫刘晋肃，为避名讳，李贺终生放弃进士考试，盖“晋”“进”音同也。

### 910. 此皆人类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九岁的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当时，辽国派使节前来吊唁。按惯例，皇上须接见辽国使节。宰相蔡确担心皇上年龄太小，被契丹人的语言和服饰吓着，接见仪式前，再三给皇上解释契丹人的穿戴和礼仪，生怕皇上怯场。蔡宰相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终于让小皇上恼了。宋哲宗问：“此亦人否？”蔡确回答：“固是人类，但夷狄耳(当然是人，不过是外国人)。”皇上说：“既是人，怕他做什么？”蔡宰相放心了。

### 911. 侍读侍讲

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皇上下诏，在翰林学士之外设置翰林侍读学士三人，分别是杨徽之、夏侯峤、吕文仲，职责是为皇上读书答疑解惑。不久，又任命邢昺为翰林侍讲学士，专门为皇上或中央政治局中心组学习作辅导报告。在官阶等级上，侍读学士比侍讲学士级别稍高。(老白)

